



茶事三则

少时不识茶滋味

儿时乡间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那时庄户人家想喝茶,就从热水瓶里倒白开水。

有一天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父亲说拿茶叶泡茶,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他从灶顶上拿出一只旧得发黑的圆铁皮桶,揭开盖子,取出一个纸包,小心地打开,捏出些许褐色的碎叶放进茶杯,然后往茶杯里注开水。褐色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袅袅娜娜地翻腾,片刻便有些微的香味弥散,白开水也逐渐变成淡酱油色。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茶叶,第一次听到泡茶这个词。原来茶不是水,而是实物,需要用白开水冲泡后才能喝,它和白开水是一种组合关系。

父亲双手将茶杯递给客人,面带愧色地说农村人家里

没得像样的茶叶。客人接过茶杯,鼓起腮帮将漂浮在上面的茶沫吹开后喝了一口。我看在眼里,既觉得这样喝茶很麻烦——不如我们大口牛饮,又觉得这样的喝茶很优雅——也有了喝茶的向往。

乡村人家每日小心经营,根本无闲钱讲究与温饱无关的事,但不久后,一向用度谨慎的父亲做了一件很奢侈的事。十块钱一斤的茶叶他竟然买了二两回来,这应该是父亲心目中的好茶叶了。现在回头看两块钱实在微乎其微,但在猪肉只有七毛四分一斤都不舍得买的上世纪70年代,我的父亲却舍得花两块钱买二两与填饱肚皮毫不相关的茶叶,真叫人无法理解。

父亲看上去很满意,虔诚地将茶叶包放进铁皮桶,搁在灶顶上。对年少的我来说,那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地方。

喝茶如喝油的老中医

我家有个亲戚是老中医。他给人看病始终遵循“望闻问切”的步骤,左邻右舍有些小毛病都是就近求治,因此他的诊所很忙。

我每有头痛脑热也去找他。他家的墙上贴着人体穴位和经络图,桌上放着医疗用书,康复病人赠送的几面锦旗足以证明他医术高明。最使我好奇的是,玻璃台板上始终有一只茶杯,里面放了很多茶叶,已接近杯口,每当他端起茶杯时,我就担心他把茶叶喝到嘴里。

这日不忙,两位病人离开后,他开始给我诊脉,看了舌苔,问了症状,给我开好药。他顺手拿起茶杯,对着边缘轻啜一口,随后很惬意地放下茶杯。我是多虑了,他并没有喝到茶叶,想必他喝茶的技巧和他的医术一样高明吧!

黄玉梅

我忍不住问:“是不是茶叶放得越多越好喝?”他开心地笑了,转身拿来一只空杯子,倒了一大口给我:“好喝不好喝,你自己尝尝。”

我满腹狐疑地接过茶杯,看着杯中红得发黑的茶水,喝了一口。一股又苦又涩的液体霎时在我口中四处乱窜,我立马如喝药一般吐出来。妈呀,太难喝了!

看着我的窘相,老中医哈哈大笑起来:“丫头,你不会品茶,我们老茶客喝这茶就像喝油,精贵着呢!”

至今我都难以体会,喝茶如喝油到底是啥感受?

令我辗转难眠的好茶

婚后我发现老公也是个茶客。他每次泡茶都很讲究地洗净杯子,放好茶叶,烧水,提壶,冲泡,盖上杯盖闷泡。等到喝上口时常听他啧啧有声,发出满意的唏嘘。

有时我口渴得厉害,就顺便从他茶杯里倒出一点,拿开水兑一下,忍着苦涩快速喝下。说实话,我真不觉得茶水有啥好喝的。他说喝茶不但解渴养生,还能抑制有毒物质对身体的侵害。渐渐地,我喝水时也会放几片茶叶,泡一杯淡淡的茶水。喝了一段时间竟能分辨出好几种茶叶,对茶叶原先的苦涩也慢慢接受了。

孩子才几岁时,某日我受了风寒,头有些疼,晚上早早上床。老公就泡了一杯浓茶给我,说是喝下去看看电视,头马上就不疼了。

我依他之言把茶喝下,还真有效,慢慢地头不疼了,而且大脑清爽,精神振奋,一扫先前的萎靡。我看了好长时间的电视还是毫无睡意,看着孩子熟睡的可爱模样,听着老公鼾声大起,只能心中干着急。

哎,我这完全是提神过头了!老公忽略了一点,茶能醒脑提神,但对本来睡眠就不好的我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入睡的难度,茶是好茶,却害得我辗转难眠。

外公外婆的柿子树

馨香一瓣

外公外婆的百草园在他们走后逐渐衰败了,老屋也因为失去主人的照拂而失去昔日的生机,唯独那颗柿子树在风雨里越发枝繁叶茂,每到金秋十月就硕果累累。

外公外婆走后的收获季节,柿子树就像他们逢年过节喊儿女回来吃饭那样,用香甜的果实向大家发出召唤。姨妈舅舅们忙得在小城都很难相遇,但是这棵树有着把四面八方的人聚集起来的神奇力量。

老姐弟几个就像小时候那样聚在一起,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都有了爱人、孩子,甚至是孙子外孙。每年摘柿子的这一天,外公外婆家的人都很多,他们一定想象不到曾外孙都开始“打酱油”了。

外公外婆的儿孙后辈有的拿带网兜的长竹竿兜成熟的柿子,有的帮忙扶梯子,女眷和孩子则对掉下来的柿子“乐享其成”。无论之前的生活有多少烦恼,这一刻大家都真实而自在地快乐着。

这种快乐是随岁月的流逝而流动并继承的:爸爸妈妈到了做外公外婆的年纪就能体会外公外婆当年的快乐,我到了爸爸妈妈的年纪就会懂得他们那时的快乐,我的孩子也在复制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用路边的狗尾巴草做手环,第一个品尝大人摘下来的柿子。

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不光有快乐,还有爱和希望。

外婆是通州人,是正儿八经的闺阁小姐。她家开爆竹厂,用长工30多个,逢年过节鲜鱼要用桶装。外公的舅舅是外婆家的长工,一来二去就给外公和外婆说上了亲。外公家在凤市小镇,经营银匠铺,并不比外婆家业大,外婆嫁给外公实属下嫁且远嫁,她出嫁之前未曾见过外公。

嫁给外公的外婆生活比不上娘家,但她还是把嫁给外公看作一生最幸福的事,外婆病痛缠身时回忆和外公共度的时光,总是满脸幸福。

外婆这个杨家三小姐从未向贫苦的日子投降过,相反地,困难的生活让她过得愈发有滋有味。她把小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她动手缝制的。她认为衣服不一定要穿贵的,但一定得干净整洁。“她洗的床单被套总是最白亮。”妈妈常常这样回忆外婆。外婆觉得家应该有家的样子,不管条件如何,总得一尘不染。外婆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妈妈,妈妈也常常跟我念叨:“女人一定要学会收拾自己和家庭。”虽然我觉得在自我意识大大解放的今天,女人应该先做好自己,再做好妻子和妈妈,但外婆和妈妈的生活态度还是融入了我的血液。

外婆爱子,邻里皆知。她生下我的妈妈这个老三时,狠心的曾祖父竟然要送给别人。尽管对方是生活条件比

较好的双教师家庭,但是外婆还是坚决地把妈妈留在身边。尽管厌学的妈妈时常让外婆对着她叹气,但是这并不妨碍外公外婆想尽办法让妈妈“顶替”了外公的工作。我们姨姊妹几个也在外婆的庇护下,不知道少挨了多少顿大人的胖揍。

虽然外婆没什么文化,但是她和身为知识分子的外公都认为子女的教育很重要,并且砸锅卖铁送他们上学。外公是小学校长,他重视孩子的成绩,更重视学习态度。因此大姨妈经常半夜三更躺在被窝里背书,因此二姨妈为了参加教师考试废寝忘食地复习,因此舅舅并不因为一个同学抄袭他的试卷得以取得好成绩而跟着弄虚作假。在那个普遍认为“读书无用”的年代,他们在学习上之所以都很拼,这和外公外婆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外公外婆应该想象不到当年栽下的柿子树在他们身后照旧慷慨给予,照旧丰硕香甜,照旧聚拢儿孙。

有人说:“父母亲存在的意义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而是当你想到父母时内心就充满力量,就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就感受到温暖,并且因此获得人生的真正乐趣和自由。”

柿子树可以作证:外公外婆做到了,我的父母做到了,我也会做到。



秋色 (国画)

陈进

捡秋叶三首

夏月中

一
风吹满地秋,
捡起不言愁。
彩色斑斓舞,
辉光锦绣流。
似花犹似蝶,
入径入浮舟。
飞落原根处,
明春树更稠。

待到晴光至,
相携俊友游。
斑斓枝杪色,
捡拾作诗讴。

三

萧瑟西风叶渐黄,
翩飞若蝶舞彷徨。
俯身拾取才零落,
入目拈来已败亡。
今夕半空愁翠韵,
明年满树报春光。
花难百日尽红艳,
枝杪亦随秋季凉。

二
窗外忽天变,
潇潇一地秋。
不堪花色暗,
幸喜雨声柔。